【曲师杂忆之一】

恋爱与失恋

□荣剑

作者自序

我于1978年考入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去年恰好是毕业三十周年。庆典之前,为响应同学号召,写回忆录,我竟一气写下十几篇,以“曲师杂忆”为题。记忆中都是一些鸡零狗碎的事情,言语间也不太正经,然感情依旧真挚,这毕竟是一段难忘的岁月。现借齐鲁晚报一隅发表,以飨读者。

大学是青春的时期,也是恋爱的时期,这方面的故事就多了。现在说起男女的那点事,都不太严肃,比如韩寒这孩子,我很喜欢看他的书,他的青春记忆是初中,是晚上顺着水管爬进女生宿舍,后面再让你联想着那些苟且之事。80后、90后的孩子就是生猛,哪像我们那个时代,多纯洁啊。

有一次一位同学来京公干顺便请北京的同学喝酒,席间开我玩笑,说我那时晚上出去约会,胳膊下还夹着个席子,不知干啥用。他这话寓意暧昧,纯属起哄。记得大学时就流行着一个说法,说老乡麦子地的麦子经常不明原因地倒伏,疑是被曲师的学生临时做了被窝。你说怎么可能,曲师的大多数爱情故事都是纯洁的。

谁在班里首开恋爱之先河,恐怕已难以考证。记忆中头一两年,大伙儿都还算沉得住气,埋头学习,其实也在窥测对象。到了后两年,都按捺不住,唯恐找不到,恋爱风气由此大开。那时男多女少,资源配置不平衡,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一般是先就地开发,班里同学朝夕相处,日久生情,最后水到渠成。如杨金发和张学勤、赵延彤和谷莎莉、汪家明和李盈,这三对至今感情深厚,堪称正确爱情模式的代表。小骆和小宋,后来虽不得善终,当时却是同窗情深的模范。在班里配置不成,转向外系也是一个路子。小余和政治系一女生恋爱,开始没人看好,对方是女强人,小余哪能Hold住?谁知两人如胶似漆,形影不离,好得让人有点起腻。

我在曲师谈了两回恋爱,对象都在艺术系,有人就说我好色。其实我在班里也试过,没啥反应,就萌生退意,加上班里女性资源稀缺,竞争激烈,把机会让给别人算了,以免头被打破。头一个女朋友M姑娘是自己找上来的,这让我虚荣心有很大的满足,可这应了“上赶着不是买卖”那句话,谈了两个月,热情日减。她是弹琵琶的,一个晚上我约77级刘振洪去她的琴房观琴,只见她一只手在琴弦上胡乱抓着,让我瞬时感到没有美感,于是决定退出。可人家还在兴头上,见我要撒手,就哭哭啼啼。女人绝招是“一哭二闹三上吊”,我就怕第三招出现,那可是人命关天。没了主意,找赵延彤去商量,他好像有经验,先问我对她干了什么,我说没干啥啊,就拉了手。小赵认为,光拉拉手问题就不大,但还是占了人家的便宜。我想想也是,人家一个黄花姑娘和你拉了手了,以后咋见人呢。为了防止事态恶化,我和小赵商定,先叫小赵跟踪观察两天,看M姑娘是否有痛不欲生的表现,一旦情况不妙,马上向赵老师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万幸的是,M姑娘表现得比小万和老梁要好,具有正确的恋爱观,谁离了谁还活不了?没那事。

第二次恋爱轮到我上赶着了,那是我心仪已久的L姑娘,艺术系舞蹈专业。从入校第一天起就好像认识她了,但一直没有勇气和她说话,觉得自己不配。几年过去了,临近她快毕业,也没听说她找到一个主,觉得机会来了,应该试试。于是精心写了一封信,直接放在艺术系的信箱里,守株待兔。还行,姑娘很快有了回音。稍作试探,就陷入热恋中,天天晚上出去,但没有像那个同学说的那样,夹个席子,这多不雅啊。暑假领着去见父母,有定终身的意思,谁知回校后却收到姑娘的绝交信,没有什么理由。那天晚上,在一个小树林里,我困兽一样乱转着,万念俱灰,头回体验着失恋的痛苦。不过,我没有就此堕落,力比多反而升华,就在那晚,我下了决心,准备考研究生。

我在大学的两次恋爱均以失败告终,第二次恋爱后来曾经峰回路转酿成正果,但最后还是无缘维系,不幸由我首开本年级离婚之先河。都说“恋爱时我们不懂爱情”,直到现在,婚都结过两茬了,我还是不懂。

(本文作者为独立学者,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8级学生)

【人生随想】

学会享受生活

□刘玉堂

我参军离家已45年矣!45年不是一个小数字,它足以让一个婴儿成为中年,连同参军之前的青年时段,二者相加,意味着我们确实已经步入老年了!久别重逢,看见对方依稀可辨的模样,或多或少的青春痕迹及轮廓,真的是让我感慨万端。

近年,我所在的城市成立了许多同乡会、校友会以及战友会等等的民间组织。像我老家地处沂蒙山,又归属另一个市,两边的同乡会有活动,都会邀我们参加。我曾问过同乡会的组织者,时下各式各样的同乡会、校友会怎么一下涌出这么多呀?他们告诉我,你看过动物世界吗?那些弱小群体都是靠群聚才活下来并繁衍生息的;动物尚且成帮,何况我们人呢?这样的动机或许非常原始,但确实能给我们诸多生存的启示。

在诸多的人际关系中,战友是一种重要的关系,通常叫做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以同舟共济、惺惺相惜,可以生死相依、生命相托。地域性格的原因,我的战友们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互相联系甚少,今后就希望多一些联络与沟通,这既是情感抚慰的需要,也是生存法则的需要。

我们已人到老年,我企望战友们一切都好好的,始终把健康放在第一位,其余的一切都视作1后面的0。冯玉祥先生的女儿、著名免疫学专家冯理达女士说,健康是1,事业、财富、婚姻、名利等等都是后面的0,由1和0可以组成10、100等N种不同大小的值,成就人类与社会的和谐旋律。如果没有这个1,后面无论有多少个0,也仍然是0。

怎么样让自己更健康?我个人有几点浮浅的认识与体会,愿意提供给大家。

一是“三别”:叫别闲着、别累着、别气着。

人类的许多毛病都是闲出来的。因此,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尽量让自己别闲着,要不断地制定一些阶段性的小目标,让自己始终为这些小目标而奋斗、而奔波。其实我们年轻时也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比方说,过去冬天取暖都是烧火炉的,那时我们就寻思,好好攒钱,来年冬天弄个土暖气。这样的小目标实现了,再制定下一个小目标,现在看的是黑白电视,明年争取看上彩色电视。这既是健康的需要,也是我们普通百姓生活重要的亮点,一般都会让我们兴奋乃至快乐好长时间。

但又不要因此而累着或气着,这里面的度,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应该都能理解与把握。

二是要经常亲近大自然。近几年我经常想起,我上初中的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最困难的时期,但我们班上没有一个人是近视眼。到了高中,全班也只有两个半近视。一个个面黄肌瘦,两眼却炯炯有神,那时我们验滑翔员、飞行员,一验一个准。我们参军体检的时候,也是按特种兵的标准体检的。现在回到老家,见到一些非常高寿的父老乡亲,你一了解,他们的物质生活一般也都好不到哪里去。可见人的身体健康与伙食标准关系不大,关系大的是自然环境、生存环境。

三是享受生活从现在开始。听著名作家莫言讲,他的一位同学的太太去世了,一次那位同学跟莫言说,他在整理太太遗物的时候,发现了一条丝质围巾,是夫妻两人一起去纽约旅游时在一家名牌商店买的。那是一条雅致、漂亮的名牌围巾,高昂的价格商标还挂在上面,但他的太太一次也没围过,她想等一个特殊的日子才用。讲到这里,他的同学停顿了好大一会儿,之后又说,再也不要把好东西留到特别的日子才用,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特别的日子。

莫言说,他每当想到这几句话,都会把手头的杂事放下,找一本小说,打开音响,躺在沙发上,让自己享受上一会儿。一位女士听他说了这番话,回到家立即将一套珍藏了好久的餐具用上了。

我也很受启发,那就是:享受生活,从现在开始!

(本文作者为作家,原山东省作协副主席)

【蓊斋赏诗】

欲览众小须登巅

——读杜甫《望岳》

□于冠深

望岳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蓊斋语语】

据载,该诗乃杜甫于开元二十四载(公元736年)北游齐鲁时所写,是现存杜诗中年代最早的作品。用语精炼奇绝,不啻千古绝唱。

记得若干年前,曾有一位当代诗人批评:“岱宗夫如何”一句,什么也没有告诉读者,纯粹是多余的废话。对于这样的说法,我不是太赞同,然则也没有据以反驳的理由。后读萧涤非先生的解读,意见大相径庭:这一句是写作者乍一望见泰山的时候,高兴得不知怎么形容的那种兴奋仰慕之情,非常传神。是前者视珍珠为鱼目?还是后者视鱼目为珍珠?好文章看不出来是好文章,乃作者与读者的双重悲哀。好文章能看出来是好文章,无疑也是水平。欣赏的乐趣,就在于好文章能够看出来是好文章。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历来最为人称道,展现了青年杜甫的境界、抱负和底气。境界意味着识见与觉悟,抱负意味着志向与目标,底气意味着实力与自信。应该说,这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文学上的,政治上的要多于文学上的,所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遗憾的是,政治抱负的实现,需要更多客观条件的允许和支撑,而杜甫并不具备。比如说,谋其政首先得在其位。且不说,纵令在位,也得看你想“致君尧舜上”的那个“君”是不是那块料。首要的问题是,那个位子的获得,不是一厢情愿的事,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罢。天宝六载(公元747年),杜甫至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由于奸相李林甫嫉贤妒能而故艰其试,致使录取率为零,杜甫当然落第。在尔后的日子里,他一直仕途不顺,“一览众官高”,政治之志不伸。好在他还有文学的抱负。

就艺术创作而言,达到一般意义上的较高水平,靠勤奋也许就可以了。但要有出类拔萃的大成就,则必须天才加上勤奋。假如仕途顺畅的话,杜甫也许会成为一个会写诗歌的高官,但是不是能成为名垂青史的政治家,就不好说了,反正很难成为令后人仰之弥高的诗圣。反过来讲,正是由于政治包袱落空和由此造成的压抑愤懑与贫困,才成就了杜甫在诗坛上“一览众山小”的辉煌。正所谓“公鸡头,母鸡头,不在这头在那头。两头都占固然好,无奈自古世少有。”以一个爱好文学的后辈的眼光去看,我觉得这简直是天意的最佳抉择。不然的话,中国文学之巨大的杜甫空白,将永远无法弥补。

或曰:杜甫的上述两句诗,是从孔夫子的“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化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化”者,有所依傍的创新之谓也。杜甫化得好,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本文作者为大众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出版《苔痕上阶》、《草色遥看》等多部著作)

【科学讲坛】

会传染的肥胖

□陈心想

我们常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从未听说过“近肥者胖”。而一项研究指出,肥胖也有“社会传染性”,如果你的家人和朋友肥胖了,自己就要小心了,因为肥胖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

2007年哈佛大学克里斯塔吉斯教授和福勒教授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的样本统计显示,即使亲朋好友距离很远,也会受到这种影响,甚至这种社会联系的影响会超出基因的影响。福勒曾在采访中说:“我们惊讶地发现,距离几百英里远的朋友对一个人体重的影响与住在隔壁的朋友一样大。”

如果一个人的朋友发胖,这个人发胖的几率会上升57%;如果是兄弟姊妹发胖,发胖几率增加40%;如果是配偶,发胖几率则会增加37%。研究人员给出了有意思的解释:虽然亲朋好友之间饮食习惯和锻炼习惯比较一致会相互影响,但是,更可能的原因是亲朋好友的发胖会改变一个人对于“可接受体重”的看法。

相比用社会关系网络解释“近胖者肥”,把它用在离婚这个领域里似乎更有道理。福勒与布朗大学麦克的莫特教授的研究发现,像流行病一样,一个人的离婚会在亲友圈里传染扩散。通过对32年里5000人的资料分析发现,如果一对夫妇决定离婚,他们的朋友则有75%的概率会做出同样的决定;而朋友的朋友做出同样决定的可能性则降低为33%;有兄弟姊妹离婚的人决定离婚的可能性为22%;有同事离婚的人则有55%可能会离婚。这个发现在不同代人之间未发现显著差别。他们对离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给出的解释是,如果一个人把自己离婚的情况告诉了另一个人,第二个人则会更多地了解到离婚的好处和不足,并下意识地对自己的婚姻进行评估。福勒也说,这个人会发现他们关系中的相似点,并根据他人的经验,了解离婚的好处,例如可以结束夫妻之间的争吵等。其实,不只是离婚,其他许多事情都同样会在社会关系网络中传播,比如朋友圈中有人结婚了,他们也更可能快点结合,在生孩子问题上也同样如此。

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为了保持好身材,就要和肥胖的朋友割断联系呢?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婚姻稳定就不要离了婚的朋友呢?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比如,虽然肥胖的朋友可能增加你胖的几率,但是友谊还是对健康有益的。大量研究表明,朋友越多越健康。难怪普特南等人研究发现,参加教会的人的快乐并不是因为参加教会,而是来自于在教会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既然社会关系网络这么重要,那么我们就多交好朋友吧。可是好朋友也似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类”或者“群”的决定力量是基因,也就是说,你能交什么样的朋友,基因在背后发挥着作用。福勒教授与医学、遗传学的同事分析了基因与人际关系的联系。他们从以前的两个大型人际关系研究中搜集大约5000人的基因类型数据进行分析,在他们主要关注的六种基因中,有两种可能会影响人际关系,其中一种可能有影响的基因名为DRD2。这是一种能使人产生酗酒问题的基因。有这种基因的人通常喜欢和同样有这种基因的人成为朋友。同样,没有这种基因的人的朋友也通常没有这种基因。另一种基因是CYP2A6。有这种基因的人通常与没有这种基因的人交朋友。媒体报道引用福勒的话说:“我们生活在基因的海洋中,那些基因会影响我们与谁交朋友,也会悄无声息地影响我们的行为。”

这项研究认为,基因不仅可以影响一个人的朋友数量,也会影响到人们对待朋友的态度。有人热情,有人冷漠,有人外向,有人内敛,都与基因有关。我们总是喜欢跟与自己相像的人交朋友,甚至基因也类似。这种现象在英语中叫做Homophily。友谊这东西,真够神秘的。所谓“气味相投”、“一见钟情”,大概是有着生物学的原因的。古人通过一个人的朋友来了解一个人,看来是有道理的。

我们的亲密朋友数量通常不会太多。有一项3000人的随机抽样研究发现,美国人平均每人有4个关系密切的朋友,多数在2到6个之间。12%的人说,自己没有一个可以讨论重要事情或者一起度过闲暇时光的人。另一个极端是,5%的人有8个这种可以谈论重要事情或者共度闲暇时光的人。哈佛大学的皮特·马斯登教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1531个样本中发现,核心讨论网络的规模,随着年龄增长而降低,但是有大学文凭的比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几乎多2倍,看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是有着基因学的原因的。

(本文作者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博士,现供职于美国密西西比州立大学国家战略规划与分析研究中心)